

一則有關鴉片戰爭的廣東地方文獻 ——凌府墓志碑考

閔曉青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年，廣州市在進行第四次文物普查中，於黃埔區長洲島灣螺岡凌庚堂墓，發現了一塊凌府墓志碑。墓志為碑狀豎立，蓋頂之石為廡殿頂狀，兩側青石夾護，下為石基座支承。墓志碑高95厘米，寬59厘米。題名和正文均為楷書，志

額為「凌府墓志碑」，正文29行，滿行54字，字寬、高約1.5厘米，保存完好，文字清晰可辨。志文由簡琬琳撰，黎崇基書，碑立於同治八年（1869）。全文錄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凌府墓志碑

賜進士出身例授武德騎尉晉授昭武都尉特授碭州營都閫府歷任吳川營都閫府海門營平海營參府廣堂凌表伯老先生大人暨德配梁太恭人墓志銘

豪傑各有樹立，而勳業既就，若不見其經營之迹者，無他，神有餘也，此其故嘗于廣堂凌公見之。公諱廷颺，字平波，小字秀滄，號廣堂，世居番禺金鼎鄉。始祖諱震，宋淳祐甲辰進士，任廣東制置使，經略大夫。公其二十一傳孫也。高祖諱柏，碩德遐齡，同堂五代，欽賜「七葉衍祥」扁額。曾祖諱德英，乾隆乙酉舉人，事父篤孝，時人稱為凌孝子，以五代同堂，一家再見，欽賜「七葉重光」扁額。家慶國恩，駢臻疊錫，識者知其福之未艾焉。祖昌蕃，邑武學生。父鳳翔，乾隆甲寅恩科武舉。而公與叔祖昌朝、胞兄一桂皆武進士，故時人稱為一門三進士，六代兩同堂云。公生而岐嶷，既長，猿臂善射，武力過人，年十七進邑武生，二十三中道光壬午科武舉，癸未，聯捷成進士，欽點以衛守備用。緣在部呈請分發本省效力，道光十年，歸廣州協右營收標，曆署把總，旋改署千總。營政捕務，坐理裕如，而大吏之知公者，莫不干城倚之矣。于時經任積勞，理得升轉，嗣因遵例，呈請改發外海水師效力，歸標學習，例限一年，故超擢尚需時日。方公之初至水師也，常帶兵船出洋外巡哨，一日，遇暴風猝發，舟人下碇，索立斷，惟舟尾大纜未遽絕，時風勢益烈，巨波拍天，兵丁皆股慄無人色，而公夷然晏坐，面不改容，風既定，顧船尾碇纜，乃有長蛇緣于斷處，若續然者，此非守固神完，自信有素，而能履險不驚如是耶？試用期滿，總督鄧以公年力正強，水師熟習，給咨送部引見。奉旨：准以外海都司補用，欽此。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劄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回營後，復委公駐守靖遠炮台。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都司，旋委公帶吳、碭二營兵丁馳赴虎門防堵。既水師提督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營弁兵。當是時，職寄專城，任膺分閫，陶侃則統率外援，張遼則獨當一面，官守奔命，羽檄交馳，而公則勝任而愉快。蓋公之因應者才也，而公之鎮定者心也。廿二年，總督祁委公署理海門營參將事，旋具疏題奏，補授碭州營都司，仍署海門參將。廿四年，調署平海營參將。公所到之處，兵民安堵，雞犬弗驚。每當解任，無不謳歌送之者。廿六年，宗室閣督者檄委改署海安營游擊，公乃離巡歸鄉，避讒不赴任。蓋公出處之際，公之神已審決之矣。公修眉廣顙，軀幹偉長，性疏朗，不問家人生產，講武之暇，但以鑒史自娛，時或寄情吟詠。每履任，喜與賢士大夫游至吳川，如林芾南殿撰輩皆常同酬唱。晚節杜門不出，家居訓子，與兄雁序相隨，林泉共樂，怡怡如也。德配梁恭人，孝睦慈祥，幽閒淑善，雖盛怒，無疾言

遽色，家人無不服其教者，公筮仕後，一家之政，恭人皆身任之，故公雖勤勞于外而無內顧憂，皆恭人之力也。咸豐乙卯年，先公而卒，葬于鄉萬竹山。長子捷元援例入監，應武舉不第，後遂絕意名場，篤修內行，自奉廉儉，居母喪，哀毀過節，得疾亦先公卒，葬於恭人墓側。次子嘉藻，公兄撫以為嗣。長女適麻湧蕭姓，此皆恭人所出。妾譚氏，生祖賢、四女。妾陳氏，生祖耀、祖能、祖遜、祖達。公于同治丁卯卒于家，壽七十。長子所生嫡孫應辰及眾子奉柩合葬於恭人墓左，遵遺命也。今冬石墓告成，而予與嘉藻兄稱莫逆好，因屬予為志。予忝在戚誼，又公與先君子交最厚，故能熟悉生平，而知公所表見，皆其神之優於運量者，因為敘其世系，書其年月，次其事實，而總而銘之，其辭曰：

桓桓經略 建節斯土 保世滋大 科名接武 明德之後 乃有達人
凝承甲第 矯矯虎臣 萬里赴覲 矢恭矢慎 帝曰俞哉 專閫可信
烽傳海嶠 旆出高涼 鯨波妖靖 虎旅威揚 培植孔厚 多壽多男
丕烈祇承 桂蘭挺秀 畢墟夜動 從征蚩尤 自此何世 蓋偃松楸
水流山峙 環繞佳城 八世福澤 俊哲代生

郡庠生通家愚表侄簡珣琳頓首拜撰

賜進士出身覃恩敕授文林郎前雲南麗江縣知縣歷任晉甯州知州邱北縣知縣事充丙午科同考試官雷州府教授加三級年姻家眷弟黎崇基頓首拜書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立

(一)

志文云「始祖諱震，宋淳祐甲辰進士，任廣東制置使，經略大夫。公其二十一傳孫也。」凌震，宋末抗元名將，《宋史》、《元史》均無傳，其事迹散見於《宋史》、明朝黃佐《廣州人物傳》、黃淳等撰《厓山志》、清朝畢沅《續資治通鑒》、阮元《廣東通志》等書，雖然支離不全，但多言其兵敗而降，其中較詳且有代表者為《元史》卷129〈李恒傳〉所載：

（至元）十五年（1278）……以恒為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又破其餘軍於茭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厓山……衛王赴海死……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

元人脫脫等所編的《宋史》，沒有凌震降元之語，僅講其敗於廣州茭塘，並未言其終。明初

宋濂、王禕主修的《元史》，方稱其解甲降。但上面所引李恒傳，既說凌震等被李恒擊敗，「皆棄舟走，赴水死」，又講凌震於崖山宋元決戰時「解甲降」，自相矛盾，已有人指出此訛誤。¹

志文稱「而公與叔祖昌朝、胞兄一桂皆武進士，故時人稱為一門三進士」。有關凌昌朝、凌一桂的事跡不詳，同治《番禺縣志》記載：

乾隆朝，武進士凌昌期，五十八年癸丑科；武舉人凌昌期，進士，五十三年戊申科；武舉人凌一桂，進士弟廷颺，二十四年己卯科；道光朝，武進士凌廷颺，平海營參將三年癸未科，進士二年壬午科。

今黃埔長洲島深井，舊屬番禺，凌廷颺之前，凌氏僅有此三人中武進士，所以墓志稱「一門三進士」。但縣志上所載為「昌期」，或是形近造成誤寫，應以墓志所載「昌朝」為準，以此可糾縣志之誤。武舉人，歷來為人所輕，重文輕武的觀念遍及南北，尤以江浙地區為甚，故魏源在道光年間說：「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提學使

者按行各郡，例兼試武童生。而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之俗……」²而凌氏一門三進士，究其原因，概因道光年間海外貿易頻繁，粵海關於黃埔設有分口，西風東漸，儒家思想相對較為淡薄，故凌氏一門三進士現象不足為怪。

墓志稱凌廷颺於道光癸未三年（1823）成武進士後，在廣州協右營曆署把總、千總，得送部引見，以外海都司補用；廿二年，署海門營參將，補授礮州營都司，廿六年，因被改署海安營游擊，故離巡歸鄉。

清代八旗兵從龍入關後，半部駐於京師，為禁旅，另半部分鎮各省，為駐防，總數約為二十萬，故主體兵以綠營為主。據魏源稱，有六十六萬一千六百餘人。³綠營職官之制，在《清史稿》卷117〈職官志〉裏有載：

提督軍務總兵官從一品……聽于總督。鎮守總兵官正二品，掌一鎮軍政……聽于提督。副將從二品……參將正三品，游擊初制正三品，順治十年改從。掌防汛軍政……都司康熙二十四年定正四品……守備康熙三十四年定正五品……千總初制正六品……把總正七品，外委把總正九品。

為了對凌廷颺的任職遷徙、升降有明晰的瞭解，根據以上職官志所載，結合《選舉志·封蔭》，可列表以明確其時職官、品秩關係：

官職	品階	武階
提督	從一品	振威將軍
總兵	正二品	武顯將軍
副將	從二品	武功將軍
參將	正三品	武義都尉
游擊	從三品	武翼都尉
都司	正四品	昭武都尉
守備	正五品	武德騎尉
千總	正六品	武略騎尉
把總	正七品	武信騎尉
外委把總	正九品	修武校尉

凌廷颺初署把總之職，非實授，僅為暫任、代理。得到兩廣總督鄧廷楨「給咨送部引見」，方得旨以「外海都司補用」。故銘辭曰「萬里赴覲，矢恭矢慎，帝曰俞哉，專閩可信」。由千總而越守備一職，得都司補用，應是超擢。「外海」者，相對於內河而言，並非地名，因凌廷颺供職於水師，來往於沿海一帶，故有此稱。

道光二十四年（1844），凌廷颺署平海營參將，二十六年，兩廣總督耆英改其署海安營游擊，他即行歸鄉。其中一個原因乃降職之故，由正三品的參將降為從三品的游擊。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因墓志言「避讒不赴任」。據位於廣州黃埔長洲深井叢桂西街1號的凌氏宗祠內的《篤惠堂重建碑記》，上有「癸未科進士，平海營參將凌廷颺助銀二百五拾員」的記載，即凌廷颺自稱為參將，《番禺縣志》亦據而記載。但署並非實授，應以其實授官職為稱。與凌廷颺同時期於虎門、烏湧戰役犧牲的劉大忠、麥廷章、祥福三人的有關情況足以說明。

查廣東海口營參將奏補香山協副將劉大忠、碣石鎮標右營都司奏署廣東水師提標左營游擊麥廷章、經該督奏請升補升署，尚未送部引見，並未給札；湖南鎮算鎮總兵祥福，經該督奏請委署湖南提督印務，旋即赴粵，均應仍照原銜議恤。……欽奉諭旨，……署湖南提督鎮算鎮總兵祥福仍照總兵例恤銀七百兩……請補廣東香山協副將海口營參將劉大忠仍照參將例恤銀五百兩，奏署廣東水師提標左營游擊、碣石鎮標右營都司麥廷章，仍照都司例恤銀三百五十兩……⁴

以上說明參將劉大忠不按副將、都司麥廷章不按游擊、總兵祥福不按提督的級別給予恤銀，原因就是三人均為奏請升補、升署、委署，尚未正式委授，只能按原銜議恤。以此類推，說明凌廷颺實際上的職官為都司。

終其一生，凌廷颺實授之職應為礮州營都

司，所任海門營參將、平海營參將均為「署」而已，所以墓志稱「例授武德騎尉晉授昭武都尉」，此二職為武散階，武德騎尉為正五品，實職為守備，昭武都尉為正四品，對應的實職為都司。若參將為實授，其墓志應當列明對應正三品的武散階武義都尉，墓志未列，正好說明此職僅為「署」，非實授。

(二)

墓志稱「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剖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回營後，復委公駐守靖遠炮台。」自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林則徐於虎門燒毀鴉片開始，中英對抗已升級。林則徐下令斷絕英人在澳門的日用品，派兵進駐香山，勒令英人離開澳門，義律帶英人停船於香港、九龍處。據林則徐「批澳門廳義律呈訴吐密三板至九龍被炮攻擊由：七月二十七日，該夷大小船十餘隻，向九龍駐守之師船，以索食為由，乘人不覺，先行開炮，傷及官兵，該師船自不能不放炮回擊。」⁵這次交戰，戰果為「擊翻夷船，轟斃夷匪多名，復經守備黃琮拋擲火藥，焚毀夷船。」⁶據墓志，當時水師提督關天培委任凌廷颺紮兵於九龍，參與了驅逐由澳門撤出的英夷船一事。驅逐、交戰非此一回，此後，「（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聞英夷兵船在龍穴向關提軍遞稟未收，開炮來攻，經提軍抵禦……始行遁去。」「（十月初七日）午後制軍（指鄧廷楨）來，皆會商尖沙嘴剿堵事宜也」⁷可見驅逐、交戰遷延數月。

墓志謂凌廷颺回營後，駐守靖遠炮台。靖遠炮台，是為加強虎門防禦能力而新建的炮台，為「當時清朝疆域內構築最堅固、火力最強大的炮台。」⁸「台內安配炮六十八位，八千斤鐵炮二十五位，六千斤鐵炮六位，五千斤鐵炮十位，四千斤鐵炮二十七位。」⁹靖遠炮台是關天培駐守指揮之地，林則徐在道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的日記中寫到：「晨起，偕鄧制軍赴橫檔，靖遠炮台……提軍（指關天培）所住炮台，乃今年新建者，靖遠居中，左曰威遠，右曰鎮遠，共有大炮百數十位，勢甚雄壯。」據《清史稿·兵志》，

廣東水師提督自統轄前、後、中、左、右五營提標，凌廷颺被關天培委以駐守其所住之主炮台，居中而守，於此可見凌廷颺的能力及受器重程度。

(三)

此墓志涉及不少歷史人物，可與史籍互相補充、印證。

墓志稱「試用期滿，總督鄧以公年力正強，水師熟習，給咨送部引見。……道光十九年……」由此知總督鄧任職於道光十九年之前，據《清史列傳》卷38鄧廷楨：「（道光十五年）八月，擢兩廣總督……（十九年）十二月，調兩江總督。」說明鄧應為鄧廷楨。

墓志稱「道光十九年，水師提督關委公剖兵九龍、尖沙嘴驅逐夷船。」《清史稿》卷32關天培：「（道光）十四年，授廣東水師提督……二十一年正月，敵進攻，守台兵僅數百……天培已殞絕于地」可知水師提督關是指關天培。

墓志道「（道光）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都司。」《清史列傳》卷38林則徐：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命頒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十二月，調兩廣總督……二十一年三月，賞四品卿銜，命赴浙江。

總督林是指林則徐則無疑。

墓志道「（道光）二十年，……既水師提督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營弁兵」二十一年正月，水師提督關天培陣亡，水師提督吳即為接任者。《清實錄廣東史料》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己丑：「以福建海壇鎮總兵官吳健勳，為廣東水師提督。」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初四的林則徐日記「聞水師提督缺改放吳健勳（福建海壇鎮升此）。」以上均說明吳乃吳健勳。

墓志稱「（道光）廿二年，總督祁委公署理海門營參將事。」時接任總督之任者當為祁埭。在《清代碑傳全集·續碑傳集》卷23，〈太子少

保兩廣總督高平祁恭恪公墓志銘》中有載：

公諱璩，……（道光）二十年，逆夷犯廣州，明年正月，大兵會剿，公奉命往辦糧台事務，塗次改授兩廣總督，……又越三年，公不還矣。

墓志云「（道光）廿六年，宗室閣督耆檄委改署海安營游擊，公乃離巡歸鄉，避讒不赴任。」這位宗室閣督耆，當指耆英。因耆英為清人宗室，又曾為文淵閣大學士、兩廣總督，故有「宗室閣督」之稱。據《清史稿》〈耆英傳〉：

宗室耆英，字介春，隸正藍旗。……（道光）二十三年，授欽差大臣，赴廣東議通商章程。……二十四年，調授兩廣總督。」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命協辦大學士、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來京陛見。以廣東巡撫徐廣縉署欽差大臣兩廣總督。¹⁰

墓志稱「每履任，喜與賢士大夫游至吳川，如林芾南殿撰輩皆常同酬唱。」林芾南即廣東狀元林召棠，其例授翰林院編修，所以有殿撰之稱。據《廣東文徵》載：

林召棠，字愛封，號芾南，吳川人。道光癸未一甲第一名進士，授修撰。辛卯，典陝甘省試，尋引疾歸，主講端溪書院以終。召棠工書能文，而性耽禪悅，其自輓有問今安往，本未曾來語，可謂徹底透悟。

可知林召棠雖於科舉已達人極，但「性耽禪悅」，而凌氏平時亦鑿史自娛，或寄情吟詠，故能兩相酬唱。

（四）

墓志稱凌廷颺道光三年（1823）中武舉，第二年即「聯捷成進士」，因呈請在本省效力，故

自道光十年（1830）始，至廿六年（1846）離巡歸鄉止，十六年均在「外海」任職，即廣東沿海一帶任職。

墓志道「二十年，總督林委公署理吳川營都司，旋委公帶吳、礮二營兵丁馳赴虎門防堵。」吳川，地處粵西，清代隸屬高州府，吳川之南即為礮洲。「吳川縣，東北至高州府百三十里，漢高源縣地，隋置吳川縣，屬高州府……礮洲在縣南大海中，宋置礮洲寨，後為翔龍縣……縣南四十里，有廣州灣，海寇出沒處也，向設兵戍守。」¹¹礮洲之礮，又作礮。明朝黃淳等撰《厓山志》云：

礮洲，景炎帝欲往佔城，不可，遂駐礮洲。在吳川縣南二百里外，屹立鉅海中，當南北孔道，乃雷、化二州之交。亦名礮川，闊數百里，有三十六村。宋亡後，元大德中，建塔其上。

正因為礮洲島處於廣州至廉州、海南之海道上，故清朝光緒年間，中法戰爭爆發，也將此地列為軍事要塞。因而「礮洲，〔所屬縣營〕屬高州府吳川縣陽江礮洲營管轄……〔形勢〕礮洲孤懸海中，為省城往來廉瓊要道……〔綠營〕額設駐防礮洲都司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兵九十四名。」¹²

墓志謂「既水師提督吳諭公兼帶陽江左、右、廣海三營弁兵。」陽江在清朝為直隸州，管轄兩個縣，南邊即為海，在軍事上則屬高州鎮節制。「高州鎮，水師兼陸路總兵。統轄鎮標二營，兼轄羅定協、陽江等營。」¹³廣海位於陽江之東，在清朝隸屬新寧，即今台山地區。「新寧，廣海寨，縣丞駐。」¹⁴

墓志稱「廿二年，總督祁委公署理海門營參將事。」海門，位於潮陽縣境內，凌廷颺由粵西、粵中又調到粵東任職。「潮陽縣，海：磊口，海洋之門也，其外為牛田洋，澄、揭之水皆匯於此，有海門所，為扼要處。嘉靖三十八年，倭敗自福建漳州來犯，自磊門登陸，攻海門所，官軍擊敗之是也。」¹⁵據同治年間記載：

海防門戶有海門所域，海門所市有新
 菴，南濱大海……海門水師營參將一
 員，駐海門所城，隸南澳鎮。」¹⁶

說明海門一直被視為海防要地。

墓志曰「廿四年，調署平海營參將。」平海
 山，在廣東惠陽縣東南二百里，下設戍衛之所，
 《讀史方輿紀要》載：「惠州府，碣石衛……平
 海守禦千戶所，在府東二百里，俱洪武二十七年
 置，隸碣石衛。」¹⁷ 凌廷颺在其位於廣州黃埔長洲
 深井叢桂西街1號的凌氏宗祠內的落款，署名為平
 海營參將，在此墓志前所署亦為平海營參將，可
 知他離任歸鄉前的署任官職為平海營參將。

墓志曰「廿六年，宗室閣督耆檄委改署海安
 營游擊。」海安，位於徐聞的最南端，面臨瓊州
 海峽，與海南島隔江相望。此為清初時的情況，
 後來，改屬瓊州鎮，「瓊州鎮水師兼陸路總兵，
 統轄鎮標二營，兼轄龍門協、雷州等營……海門
 營。」¹⁸ 海安營雖亦為外海，但處於粵西的西端，
 與凌廷颺原任的粵東惠州府平海營相去甚遠。這
 也是探討凌廷颺自行離任歸鄉的一個不可忽視的
 因素。

從凌廷颺任職的地域範圍，印證了魏源的
 觀點：「故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
 必資西北之兵，易地弗能為良，亦生材各種所
 獨。」¹⁹

結語

凌府墓志的發現，為我們研究第一次鴉片戰
 爭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墓志成文時間與墓主
 所逝時間相去不遠，且其活動時間橫跨第一次
 鴉片戰爭期間，活動區域亦多在廣東沿海防禦要
 塞，是整個鴉片戰爭廣東戰區的一位參與者和見
 證者，故史料價值頗高。此墓志對史志有一定的
 糾誤作用。墓主任職時間不長，官職為中下層，
 但墓志對其事迹記錄十分清晰，其中還涉及到不
 少重要的歷史人物，這為研究清代職官制度提供
 了鮮活的實例，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史料。

注釋

- ¹ 陳憲猷，〈宋廣東制置使凌震殉節補證〉，《東
 方文化》，1995年，第1期。
- ² 魏源撰，《聖武紀》（北京：中華書局，
 1984），卷14，〈武事餘記·議武五篇〉，頁
 548。
- ³ 魏源撰，《聖武紀》（北京：中華書局，
 1984），卷11，〈兵制兵餉〉，頁470。
- 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
 料》，第三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頁
 279-280。
- ⁵ 中國歷史研究所編，《信及錄》（上海：上海書
 店，1982），頁100。
- ⁶ 《清實錄廣東史料》，第四冊（廣東：廣東地圖
 出版社，1995），頁222。
- ⁷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日記》（中華
 書局，1984），頁358。
- ⁸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22。
- ⁹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
 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442。
- ¹⁰ 《清實錄廣東史料》，第四冊，頁411。
- ¹¹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1998年影印本），頁674。
- ¹² 張之洞奉敕撰，《廣東海圖說》，光緒十五年十
 月。
- ¹³ 《清史稿》，卷73，〈地理志〉，頁9310。
- ¹⁴ 《清史稿》，卷73，〈地理志〉，頁9109。
- ¹⁵ 《讀史方輿紀要》，卷130，〈廣東〉四，頁
 671。
- ¹⁶ 毛鴻賓、瑞麟等編，〈廣東圖志〉，同治五年，
 卷33，頁12-13。
- ¹⁷ 《讀史方輿紀要》，卷130，〈廣東〉四，頁
 670。
- ¹⁸ 《清史稿》，卷131，〈兵志〉，頁9310。
- ¹⁹ 魏源撰，《聖武紀》，卷14，〈武事餘記·議武
 五篇〉，頁546。